

不知为什么,人随着年龄增长,更加想念起以前的事来,像电影回放似的愈加清晰。

最近,我就时常想起家乡的那间老屋,她寄存了我童年的时光,也氤氲了一屋子的暖意洋洋……

记忆中的小院,是方方正正的样子,院子里原有的两间老房子,是祖上留下来的。新房子是我出生那年盖的,坐北朝南。现在,我应该叫她“老屋”了,因为我离开她已经四十余年了。

听妈妈讲,老屋刚刚盖好的时候,正值初春。足有一米高的红砖墙基,一色的红瓦屋顶,两扇朱红色的门和朱红色的雕花窗子,以及摇晃着的两只铜质的门环,甚是有有点“富丽堂皇”的感觉。那时,村里的房子都是传统的青砖青瓦。我家的红砖红瓦新房,在一片青灰色的瓦屋间,显得特别抢眼,惹得村里的乡亲,投来艳羡的目光。

其实,这房子是特意给姥姥盖的,她一辈子没有住过像样的新房。这也是在外地工作的父亲和在家里从早忙到黑的母亲,省吃俭用,一分一分积攒了好几年的积蓄,才盖起来的。因为姥姥太苦了,自姥爷被日本鬼子杀害之后,坚强的姥姥,一个人带大了母亲姊妹五个。后来,爸妈结婚了,就把姥姥接过来同住,想让她享几天清福。可姥姥闲不住,就帮着妈妈带孩子做家务,养鸡养鸭养兔子。好让远在东北的爸爸专心工作,不要挂念家里。

有了姥姥帮着妈妈打理家里的事,爸爸自是非常放心,工作起来也更加勤奋,年年荣获“先进工作者”称号,奖状贴了整整一面墙。姥姥看着也是整天乐呵呵的,逢人便夸赞爸爸能干。

就在这个春天,我在妈妈的腹中,悄悄孕育着。到了冬天的时候,我便“呱呱”坠地了,哭声



回响在老屋的堂前屋后。姥姥高兴地抱着我,对妈妈说是个小妮子,妮子可是妈妈的小棉袄呢。

为了纪念一年内盖房生女的“双喜临门”,妈妈给我取了“芳”的小名,因为“芳”与“房”同音。自那时起,我便在老屋的炕头上,在姥姥的怀里暖暖地长着。每日里,阳光透过窗户撒进屋来,告诉我日出日落的时间;每日里,看着风儿拂进屋里的树叶,告诉我老屋春夏秋冬的变幻。

渐渐地,我已会“咯咯”地笑出声来;渐渐地,我在老屋的炕头上,可以爬来爬去的了;渐渐地,姥姥牵着我的手,会在地面上蹒跚学步了。我还时常躺在姥姥的怀里,躺在老屋的炕头上,听着姥

姥哼唱着家乡的小调,渐渐的人眼、入梦……

我还记得老屋门前有棵枣树,结的枣子很甜,是姥姥在老屋刚盖好的那会儿种下的。她说种别的果树结果晚,种枣树长得快,当年就可以结果子。我们老家有一句谚语:“桃三杏四李五年,要吃苹果七八年,枣子当年能卖钱。”

春天来临的时候,老屋门前的小枣树,就开始发芽开花了。黄绿色的小花,一朵一朵的,在春风地吹拂下,自碧绿的枝叶间冒出来。一缕缕枣花的馨香,氤氲在老屋的门口窗前。那甜蜜的花香,惹得小蜜蜂围着枣花“嗡嗡”地叫个不停。也不管我和姥姥同不同意,放肆地啄一下这朵,又啄一下

那朵,惬意地、来来回回地吸吮着枣花的馨香。

我好生羡慕那些小蜜蜂,可以有两只翅膀,可以在老屋的堂前屋后,在小枣树的枝头花蕊间,吃着姥姥种的枣树的花蜜。

夏天来了,枣树下成了我们乘凉的好地方。夜晚,姥姥坐在枣树下,给我讲着古老而又美丽的故事。那青青小枣,结了满满的一树,晃晃悠悠的令我垂涎欲滴。我总忍不住问姥姥啥时候才能吃,姥姥总是笑呵呵地跟我说:“等到了秋天,枣子红彤彤的时候,就可以吃了。”我就天天地盼着、盼着,盼着秋天到来,盼着小枣变得红彤彤,变得像一个个红红的红灯笼……

摘下来放在嘴里咬上一口,甜滋滋脆生生的。姥姥还把多余的红枣晒起来,等到过年的时候,用黄色的黏米加上红枣做成年糕,别提多好吃了。

在老屋的岁月,还有更加让我铭记于心的是,四岁那年的夏天,由于爸爸工作忙,不能回家探亲。妈妈去探望在外地工作的爸爸,家里就剩下我和姥姥。

有天夜里,电闪雷鸣,大雨倾盆。我和姥姥都被雷雨声惊醒了,姥姥去关被风雨吹开的窗子,我躺在炕上一动不动。就在这时,我突然觉得炕一阵抖动,房子也剧烈地摇晃起来。就看见正在关窗子的姥姥急促地去开门,嘴里还急急地叫着我:“芳!快起来!地震了!”

我那时小,也并不知道“地震”是咋回事,只是觉得姥姥很急,可能要发生大事了。姥姥费劲地打开了们,又一下子扑到炕上,把我抱在怀里,摇摇晃晃地站到门口。

姥姥本想抱着我到院子里,可外面下着瓢泼大雨,又漆黑一片,也没法躲避。正在这时,院墙

在暴雨的冲击下“轰然”倒塌,姥姥更不敢出去了。地面还在一阵阵摇晃,暴雨也还在下着,“老屋”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险。姥姥不敢回炕上去,就一直紧紧抱着我,我也紧紧地接着姥姥,在漆黑的夜里,在电闪雷鸣的老屋门口,相拥着一直站到天亮,那雨也一直没停。

那夜,村里有的老房子塌了,也伤了人。庆幸的是,我家的老屋很结实,也没有倒塌,我和姥姥安全地度过了那夜。

就在我上小学的当儿,我们举家南迁了。从此别了老屋四十余载,也别了姥姥。我时常做梦梦到她,也梦到老屋。当时,姥姥没有跟我们一起走,她舍不得家乡的一草一木,也舍不得那座老屋。

姥姥去世之后,老家的亲戚说有人要买老屋,当时我们全家都没有同意。

前年回乡,专门去看了老屋,她依然矗立在那儿。不过,院子里已经没有了那棵枣树了,那屋,也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老屋了。

我站在院子里,端详了她半天,和老屋以前的样子对比着;她比我印象中矮了一截,也小了许多;门上的铜环锈迹斑斑,仿佛有一层绿的“苔藓”;墙皮脱落许多,墙上满是雨水冲刷的沟槽;屋顶的红瓦污渍斑斑,分不清是红是黑了;墙基的砖头缝里,有几株野草和小树苗生长着。

我辗转老屋周围,凝视着她,端详着她。晚照的斜阳,洒落在老屋的屋顶、墙面,有一抹沧桑的金黄,厚重而且深远。

虽然,她失去了曾经的光鲜亮丽,但依然矗立着。且越发“慈祥”起来,这慈祥,又让我想起了姥姥,想起了童年,想起了在老屋里,度过的一天又一天……

春到人间草木知

雒伟

春到人间,草木皆知。

在城市乡间,在山野田畔,草木是最早知晓这一喜讯的生灵。东风送暖,大地初绿,春水初生,春林初盛,草木看上去朴朴素素,却又纯净惹眼。初春之景,真叫人欢喜欢愉。

冰雪消融,溪水潺潺,草芽破土而出;飞鸟吟唱,远山青青,花蕾爆满枝头。在生命的律动中,它们感知春天,也最懂得春天,那些律动或急切、或欢快、或蓬勃。春风拂面,温暖轻柔,每一缕风都飘拂着绿意。一个春意盎然、鸟语花香的季

节,正向我们走来,招手致意,一切欣欣然。

春天,一下子热闹了!

“覆阑纤弱绿条长,带雪冲寒折嫩黄。”花为草木之灵,迎春花素有“报春使者”的雅称。小区的墙角边,迎春花率先绽放,迎接春天的到来。细长的枝条,柔软泛绿,从墙角蔓延而出,又相互交织缠绕。一朵又一朵鲜黄色的小花,密密麻麻地坐满了枝头,宛如镶嵌其枝,精致极了。近端详,那金黄的花瓣,薄如蝉翼;嫩黄色的花蕊,涂满了细腻的花粉;绿色的花萼,紧紧地托举着花

瓣,生怕娇嫩的花朵有什么闪失。满目尽是花,绿叶丝毫没有显露,果真是先花后叶。远远望去,那一抹抹金黄,像是被阳光揉碎了洒落在人间,显眼而又温暖。和煦的风轻轻拂过,迎春花微微颤动,一股淡雅清新的花香,萦绕在空气中,让人闻之如沐春风。

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。”每当春天来临,村里那一块一块的油菜花田,便成了这春日里最明媚的景致。花浪滚滚生香,与湛蓝的天空相映成趣,清甜的花香扑鼻而来,更令人沉醉。这些在此嬉闹玩耍的孩童,我已叫不全他们的名字,欢闹声令我羡慕不已。

那时候,我也喜欢在油菜花地里追蜜蜂、抓蝴蝶,爷爷奶奶紧跟在我身后,伸开胳膊防护着我,害怕我一不小心踩折了、压断了油菜。那些笑声,叮吟声在花丛间久久回荡,如今想起,依旧让人心生宁静与喜悦。

又见家乡桃花红

隋建丛

春天的步伐轻快而急切,仿佛只在一夜间,家乡的桃花就争相盛开。在这个冷暖交替的季节,满树的桃花绚烂多姿,娇艳欲滴,妖娆迷人。红的如火焰般热烈,粉的像晚霞般绮丽,白的似雪花般纯净,犹如一场如梦如幻的花卉盛宴。

确实如梦似幻,时光仿佛倒流至五十多年前。那时,家乡的桃花并未如今这般繁茂艳丽,只是零星地分布在农家小院。它们携带着春天的韵味,将美丽与喜悦传递给人们,以独有的魅力引得蜜蜂和蝴蝶翩翩起舞,温暖了刚刚度过寒冬的人们的心田。

清晨,小鸟在桃树枝头欢快地跳跃,偶尔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,仿佛在催促人们快些醒来,太阳已经高高挂起。当你走近细看时,它们却又迅速飞远。真是遗憾,没有让它们多停留片刻,好细细欣赏桃花的美丽和娇艳。鸟儿飞走了,蜜蜂纷至沓来。别看它们身材小巧,胆子却比鸟儿还大,若不吮吸足够的花粉和花蜜,它们是不会轻易离去的。人勤春来早,花开蜜蜂忙。农民深知季节不等人,蜜蜂也清楚花期的短暂。这些勤劳的象征,被文人墨客不知描绘了多少遍、多少回,有的诗句至今还在流传。如:“乡间四月闲人少,才了蚕桑又插田。做蜜不忙采蜜忙,蜜成又带百花香……”

春风轻拂,桃花不时东摇西摆,仿佛在频繁地向人们点头致意,似乎在询问大家它是否美丽动人。有时,我们不禁祈祷:春风啊,请你温柔地吹拂这娇艳的桃花,让它美丽永驻,春满人间。

桃花为春天增添了绚丽的色彩,人们的心情也格外舒畅。少男少女们纷纷脱下冬装,换上新衣,在地上拾捡桃花叶片,或嬉戏打闹。

那欢快的情绪,清脆的笑声不时在庭院中回响、在空中飘荡。碧云蓝天下,和煦的春风轻抚着美丽的桃花,人们的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,与桃花、小鸟、蜜蜂共同演绎着一场充满诗情画意的视觉盛宴。此情此景,让多少人流连忘返、陶醉其中。“记得当时年纪小,你爱谈天我爱笑。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,风在树梢鸟在叫。不知怎么睡着了,梦里花落知多少。”虽然梦的是花开花落,梦的是青春易逝,梦的是友情友谊,但这种梦源自心灵的纯洁,世风的高尚,以及对未来的无限向往,更源自桃花那迷人的芳香。

桃花树下的梦境,瞬间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当年的场景荡然无存,那时的伙伴各奔东西,昔日的现在更是今非昔比,因为家乡有了随处可见的桃花园。不同之处是原来零星点缀,七零八落,如今是成行成片,天地相连;相同之处是杨柳依旧绿两岸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走进家乡,如同进入了一幅既红装素裹又白雪皑皑的画卷,领略的是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桃花开”的神奇景象。抬眼望去,一片片红得如火如荼,粉得似云霞满天,白得如雪铺满地。桃树棵棵花团锦簇,争奇斗艳,展示着它们多姿多彩的身姿;朵朵桃花层叠交错,仿佛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杰作;片片花瓣飘散出淡淡的幽香,令人陶醉。在这幅浓墨重彩的画卷面前,我们不禁忆起流逝的岁月,同时也倍加珍惜当下的每一寸光阴。在这份留恋与珍惜之间,桃花的绚烂让我们仿佛重焕青春,它的芬芳浸透了我们的心灵,而它的如期绽放更使我们深刻体会到时光的珍贵。

桃花竞相绽放,映照在人们洋溢着笑意的脸庞之上。若五十多年前的少男少女在此际

重逢,那满腔的感慨与无尽的追忆必会如桃枝般摇曳生姿,激动的泪水也将如缤纷的花瓣般轻轻飘洒;倘若陶渊明穿越时空来到此地,目睹这满园春色,桃花与人脸交相辉映的美景,想必会为他《桃花源记》添上新的篇章,留下流传千古的佳作。

春风轻拂,桃花绽放,花瓣随风飞舞。信步于家乡这片桃花盛开的园地,你会感受到桃花与春风之间似乎有着千年的约定,而诗人对桃花的偏爱也绝非无端由。它虽没有牡丹的富贵逼人,玫瑰的孤傲冷艳,百合的宁静优雅,甚至没有芍药的明艳动人,但它无畏春寒料峭,也不计较是否绿叶扶持,毅然独自绽放出一片粉红的天地。这种甘愿奉献、不与群芳争艳的品格,以及年年初心不改的执着与坚韧,正是人们喜爱并赞美桃花的原因所在。

又见家乡桃花红,仿佛耳边响起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》那熟悉的旋律。“桃树倒映在明净的水面,桃林环抱着秀丽的村庄,桃园荡漾着孩子们的的笑声,桃花映红了姑娘的脸庞。”此时此刻,置身于桃树林中,观赏着秀美的桃花,呼吸着诱人的芳香,仿佛置身仙境,在这样的环境中,每个人都会感叹,生活在这美丽的星球上是多么的美好!

“桃花一簇开无主,可爱深红爱浅红”“桃花春色暖先开,明媚谁人不看来”……诗人笔下的桃花如梦似幻,撩拨着人心。每当桃花即将绽放的季节,我总是急切地离开第二故乡,踏上通往梦境般家乡桃园的路,感受桃树那别具一格的韵姿和桃花那沁人心脾的芳香。似乎只有在这样的地方,心灵才能寻得归宿,情感才能有所寄托,才能真正领略到春天的美好和生活的惬意。

又是一年清明时

王昊

清明节是一年当中的第五个节气。古人认为此时万物欣欣向荣,天气清淑,景物明晰,所以叫做“清明”。二十四节气中也只有清明既是节气,又是节日。在《岁时百问》当中就曾提到:“万物生长于此时,皆清洁而明净,故谓之清明。”意思是时节到了这个时候,雨水开始增多,把这个世界冲刷得剔透干净,有着气清景明的意思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,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这是关于清明我记得最清楚的一首诗。在印象中的清明节总是阴雨绵绵,微风斜斜。幼时的我总会不厌其烦地背着这首诗,深一脚浅一脚地跟在长辈身后,而那些荒野之间低矮的土包前,却留下了亲人们长久凝望的若有所思和深藏心底的喃喃低语。

时光倏忽而过,又是一年清明,长大后的我们驱车百里寻着乡间小路,带着自己的孩子完成精神上的寻根之旅。和童年记忆中一样,山坡上的树尖开始冒出新芽,漫山遍野的桃花鲜亮盛放。多年后我们终于理解了那句话,只要我们不曾忘记那些逝去的人,他们就不曾离开。他们只是化作遍山野花或是漫天繁星,祝福你、陪伴你。回乡祭祖祭的是根,因为人不能无根,也不能忘本。与其说是思念,不如说是情感的寄托,因为爱不会消失,逝去的人就会永远地活在我们的心里。清明祭祖并不是一味地沉溺于过去的哀伤,而是告诫人们要怀揣祖辈的希冀,灿烂地生活。

“清明前后,种瓜种豆。种瓜得瓜,种豆得豆。”这是关于清明我记住的另一句话,滚瓜烂熟,深刻在心。这是农耕民族沿袭千年对不误农时的提醒,万物萌发时,将一颗种子埋藏在地下,暑热秋凉时期便成为丰富餐桌、点缀生活的惊喜,而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必不可少除草、灌溉、施肥等等。农业耕作发于时令,功在勤勉,一要准时,二要吃苦,三要耐心。春日播种希望的种子,待到秋日收获丰硕的果实。

“佳节清明桃李笑,雨足郊原草木柔。”